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不屈的心

拉甫列烏夫等著 湯 眞譯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14—

不屈的心

拉甫列烏夫等著
湯真譯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印行

原 書 名	Indomitable Heart
原 著 者	B. Lavrenev 等
原 出 版 者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原書出版時期	1945 年

不 屈 的 心

譯 者	湯 眞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 海 北 京 東 路 713 弄 520 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1962年11月初版 印數[0001-9000]

編號 屈 (197)

定價 ¥5,700

不

屈

的

心

前記

本書選譯的八個短篇，除了末一篇是講述一個南斯拉夫的倔強而仁慈的母親、愛惜一個去解放他們的國土而犧牲了生命的蘇聯紅軍士兵的屍體的插曲外，其餘都是關於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婦女的故事。

· 1 ·

這幾個蘇維埃的母親、姑娘、女戰士和護士……她們都只是平凡的人，但她們都有一顆善良的心，不屈的心。她們對於祖國的愛，是如此純潔，樸實和強烈，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如一個女兒之與母親；對待同志，是如此熱情，忠誠和關切，她們生活着，好像生來就是爲了人家似的；對於自己，她們知道應該怎樣的選擇自己的道路，要擺脫的是那一種小圈子，要投身進去的是那一種偉大的事業；至於對待敵人，她們明白，那只有予以狠狠打擊，才是『對付他

們最穩當和最好的方法』。

在和平的日子，她們歡樂地生活，勤懇地工作，學習，幻想，戀愛和嬉笑，但一旦當法西斯的豬鼻子伸進了她們的國子，在她們每個人的面前，就只有一個意志：『在最後一個敵人在我們的土地上消滅之前，我們就不可能歇息下來……』

她們是平凡的人，是蘇維埃人，是勝利的人，也因此，是特殊的人！

這幾篇東西，是根據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的斯大林一代、我們進行者、

我們是蘇維埃人和蘇聯短篇小說選譯出的。它的幾個作者，我們除了知道他

們在文學上的卓越成就之外，同時知道，他們都是衛國戰爭中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直接參加者，他們是戰地記者，他們是戰士，在這裏特別一提的，是卡嘉的作者葉夫格尼·彼得洛夫，他把自己的鮮血與戰場上捐軀的蘇維埃戰士們的

原名是：‘Man of The Stalin Breed’，‘We Carry On’，‘We are Soviet People’ 和 ‘Soviet Short Stories’

鮮血混在一起，在這次戰爭中貢獻了自己的生命。

這個薄薄的小冊子之出版，主要的應該謝謝幾位同志的校正。

譯出這小書，獻給在朝鮮戰地的平爲古同志，和我的妹妹龍飛。

譯者 一九五二年七月

目錄

前記.....	卷首
拉甫列烏夫.....	
不屈的心.....	三
波列伏依.....	
瑪利亞.....	四
彼得洛夫.....	
卡嘉.....	六
索波列夫.....	
愛人.....	七

波列伏依

克拉娃媽媽

愛倫堡

女演員

波列伏依

團旗

西蒙諾夫

蠟燭

九

二五

二五

一五

不
屈
的
心

鮑·拉甫列烏夫

• 4 •

她的童年時代，是在烏克蘭度過的，在那塊可愛而富饒的土地上，黎明時是一汪金海，櫻桃園是一大片五月的白花，在繁茂的園林深處，夜鶯如此縱情地婉轉歌唱着。

這是一種遷徙不定的生活。她父親在地方上工作，時常爲了事務上的需要，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她的母親是個教師。當她的父親調派到一個新的縣份去時，家裏就得收拾起他們的東西跟他一道移動。

在別拉雅·采爾柯夫他們住得比較久一點。這是一個寂靜的小城，街道在悶熱的太陽底下被照得沉沉欲睡。從前有一段時期，這裏曾有過許許多多的人類的活動，發生過一連串的堅毅的事件。這是在烏克蘭哥薩克人的黃金時代，

爲爭取烏克蘭的自由而作激烈的，勢不兩立的鬭爭的光榮的年代。

別拉雅·采爾柯夫城的那些沉寂的街道，時常使人想起那傳奇時代的往事——騎着馬的哥薩克團隊，在一片塵埃中蹄聲得得疾馳而去；彩色繽紛的烏克蘭服裝，在陽光中閃閃發光；飾着金色流蘇的戰袍，迎風拍擊；亮晃晃的馬刀，光芒四射；還有那位全烏克蘭的哥薩克大將波格丹·赫美里茨基——這位俠勇的騎士的名字，已變成了英勇與光榮的同義語——跨着威風凜凜的高加索馬，檢閱着他的團隊。

那些光榮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只有在月光普照的夜晚，在古老的白楊樹葉的沙沙聲中，塔拉斯的古戰歌的模糊的回聲似乎還未消逝。……

在這個有着低低的小屋和翠綠的花園的，朦朧沉睡的小城裏，過去的傳奇歷史，以它那魔杖一揮，改變了一切東西。太陽、花枝的芳香，正如美酒一樣的暖人心腑。

中午，金黃的向日葵傲然的凝視着太陽。幾隻無思無慮的麻雀棲息在枝條

籬笆上，歡樂的吱叫着。

一個瘦瘦的褐色臉孔的姑娘，偷偷地穿過灌木叢向籬笆爬去。麻雀停止了吱叫，昂着頭警戒地看着她。不過它們並不十分恐懼。如果她是一個男孩子，這當然又是另外一會事了。男孩子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

突然間，這姑娘伸出那晒黑了的手指緊緊握着一只彈弓的左手。她的右手使盡全力把橡皮帶往後拉去。閉住一隻興奮的、褐色的眼睛，她瞄準目標。石子嗖的一聲穿過空中。麻雀吱喳一陣飛走了。但是有時候，那羣灰色羽毛的東西中的一隻，睡着了，就一個跟斗掉進了草堆。於是這姑娘的眼睛爲這高興得閃閃發亮了。

彈弓是男孩子的武器。姑娘們多半是被認爲玩玩洋娃娃的。可是這個姑娘，就喜歡彈弓，不喜歡洋娃娃。她玩起彈弓來比許多男孩子都行，這叫她覺得很驕傲。她有一隻敏銳而不會瞞歪的眼睛。

有時候，她彈弓裏射出來的小石彈並不是飛向麻雀，而是飛向什麼蓬頭赤

脚的彼得羅或伊凡的背部。男孩子都是她的敵人。他們都是粗野和會惡作劇的，時常挖苦她管她叫『小裙子』。他們一有機會就開她玩笑，惹她火冒。在對敵人亂射了一陣之後，她就拼命的奔進花園中心去，那裏有一叢長得迷離雜亂，不易進去的荊棘。她的心砰砰跳着，看着有沒有人追她。

她長得瘦小，體質虛弱，可是脾氣挺倔強。她從不對任何人屈服。她會抓緊拳頭，挺身打架。她的敵人有時會猛撲到她身上，接連的揍她，拉她的頭髮，一直打得她退卻。但就是在那種場合，她也從不氣餒。她從不哭叫；只是偶爾會從她那憤怒的眼睛裏湧出些眼淚，她就恨恨的擦了它，揩掉鼻上的血，重新準備再打。她有時會埋伏着等候她的敵手們，把他們中的一個收拾掉。她會像旋風似的一下撲出來，提起拳頭就打，又快又沒有一點兒聲息。她會把那個給打昏了的敵手追趕上好一陣，然後凱旋回家。

這就是劉德密拉·巴芙利欽珂的童年——激烈的、大胆的、不屈不撓的尋求着新的冒險勾當。

接着是到了上學的年齡。當她進了學校，還是跟以前一樣的倔強不馴和獨立不羈。她的同班同學都不由自主地屈服在她這堅強的激烈的性格面前了。勇往直前，無畏而任性，她對別的孩子們施展了一種抵抗不住的魅力。學問的獲得在她是最而易舉的。持久和勤勉這些字在她的字典中是沒有的。她學會功課，並不是由於苦讀苦攻，而是靠了聰明的頭腦和敏銳的理解力。這樣她很快地跑在同班同學的前面了。她認為在班上作一個難題的答案的勝利，並不比打贏一個男孩子來得不重要。

在學校裏她非常熱情地學習着。任何書本，只要拿得到手，她都要讀。她所最感到興趣的，是冒險故事和遊記一類的書——這些書，是講那有偉大的心胸和不屈的性格、有驚人的戰鬪力的人民，是講那些不顧一切反對、為理想而奮鬥的光榮而敢作敢為的人們。上課時，她把書放在課桌底下的膝蓋上閱讀，這樣教師就看不見它了。

從教師們的觀點看來，她是一個傷腦筋的學生。她的任性，不守紀律和秩

序，個性倔強，不願意服從他們的職權，這些都使他們生氣。他們時常會提出一個問題：『對於巴芙利欽珂用什麼方法好呢？』

如果劉德密拉在這一點上有過失，那麼教師們也是應該負責的，因為他們沒有找到對待這個這樣的與衆不同的、不可能按捺住急躁的脾氣去服從校規的、這姑娘的真正的門徑。

雖然劉德密拉的行爲時常叫人難堪，但是她仍然是個好學生，因此，當她升到最後一班時，校方公佈劉德密拉的成績已經遠遠超過了她班內一般的發展，在這個學校裏的學識和未來的功課，對她是沒有好處了。這樣他們決定給她一張證書，證明她已學完了全部課程。

於是，她面臨到她生活的前途的問題。她不明確她該在什麼地方和怎樣去應用她的才能，這時共產主義青年團就給了她幫助：它給了她非常缺乏的東西——同志愛和律已的精神，同時把她那奔放的活力導引上了正常的道路。

那時候國家的經濟生活正開始從內戰的破壞中恢復過來。劉德密拉決定去

進工廠。這在她看來是重要而有趣的，用自己的手去製造國家需要的東西，去站在機器旁邊，研究複雜的機器裝置，和參加工業的各種各樣的工作日的生活。這是在基輔。正像在學校裏一樣，事實證明她是一個能幹的工人，她很快就精通了她的工作。

在空閑時，她參加各種各樣的娛樂。有一次她和朋友們走到一個化學防空總會經營的步槍打靶俱樂部去。她發狂的玩着這一個新玩藝的那種興奮勁兒，就像她專心一志地搞着一件吸引她那熱情的本性的東西時情形一樣。也許，她是被她童年時代的回憶，花園、棲在籬笆上的麻雀、彈弓、那行獵的歡樂等等所激動了。

她先使用一支小口徑的來復槍，這第一次的嘗試告訴她，她眼光很準，瞄目標沒有偏差。這些成就燃起了她的野心。要是她去打槍的話，她一定打得比任何人都好。她一定得打得比朋友們更好，特別是要勝過那些個男孩子，他們老是冷嘲熱諷的，說什麼『小裙子』怎麼會打槍。